



羅豫章先生文集重刊序

君子之學務以講明道理精思力
行為事而文章詩賦蓋非其所先
者然或曰事感物而有所著述發
於心而不能自己者要皆不外乎
道理之正於己無累於人有規則



君子亦所不廢也。若夫娛戲風月，模寫景光，足以蕩心而逸志者，奚可尚哉！羅豫章先生師事龜山楊文靖公二十餘年，盡得不傳之秘，居鄉，撻徒，循道寂寞，晚始得官，為博羅主簿，弗究厥施而歿。所幸者

有同郡李公愿，中傳其學，斯文賴以不墜，再傳而得朱文公，其道遂大明於世。蓋先生清介絕俗，其學以誠，焉不欺為主，故傳於後，久而彌光。其平生所著詩文，又皆合乎道理之正，百世之下，讀之者可知。

其為人然則先生之所著述世不可無如尊堯錄議論要語蓋其經濟之志之所寓尤後人所當講誦而服膺者惜經元季兵革散亂之餘間有存者亦惟東之高閣而已騷人墨客競以模寫景光為事豈

復知道理之言為可貴哉邵武太守南充馮侯孜前在延平時慕先生之為人搜訪遺文得之民家蓋元進士曹道振所編次者首年譜次詩文次附錄次外集凡十八卷重加考訂刻板以廣其傳及來茲

郡又載以隨惟恐或失之誠以道
理之言有補於世者所當貴也貴
道理之言則其為政後可知矣潛
亦竊慕先生者既喜斯集之傳俾
後生晚學得以目之考見其道有
所感焉而與又欲後之嗣政於此

者知侯能以振文右道為心而勿
替也故僭序之

成化七年春二月二十又八日

中順大夫詹事府少詹事兼翰
林院學士

經筵官同備

國史蕭田柯潛序

豫章先生文集序

昔龜山楊文靖公從程夫子于河南卒業
歸程子歎曰吾道南矣言若是其幾也
果前知乎哉龜山既南其傳則豫章羅先
生一人而已豫章羅先生傳延平李先生
李傳齊國朱文公聖人之道於是乎大明
于天下程子之歎其有開之先歟先生上
承程楊二賢之傳下傳李朱二賢為天下



正學之宗於前後相違之時居中為傳統
之會斯道之寄誠重矣澄心默坐體認天
理之功其精實已乎潛思力行任重詣極
知者雖鮮而宗傳之統至先生切要精確
愈久而弥章何程子前知之明邠先生之
志在遵堯錄一書一祖三宗之謨烈名臣
十賢之公忠衍釋之所發辨微之所明誠
一代之大法君天下之軌範也別錄一卷

乃二賢斥小人之論皆質諸鬼神而無疑
者議論要語如法律之嚴見先生之學不
徒空言詩文皆發其自得之趣春秋指歸
序推明伊川之意得聖人約修之本惜其
書與首卷諸目俱亡何學者之不幸也觀
附錄儒先所稱述惟張浚耳即今所存而
求之必有得其傳於文辭之表者矣然為
朱子之學萬殊一貫體用一原行之以仁

怨克之以廣大苟不究其師傳之統惡克
底夫精實之極於斯集也可不致力以求
之乎先生五世孫天澤建書院既得請前
進士曹道振纂次先生文集鋟以傳世天
澤子庭堅求序其端仰惟道學之宗豈庸
淺所能任以昔嘗求先生遺言而交其後
人用不敢辭而敬書之以畧朱傳之所自
云

至正二十有七年龍集丁未正月庚辰拙
福建等處儒學提舉卓詵序

豫章羅先生年譜

宋神宗熙寧五年壬子

先生生

進士曹道振編次校

按先生行實及羅華題語孟解後皆

云先生享年六十四嘉定六年癸酉

郡守劉允濟繳進遵堯錄狀云七十

九年孤憤之氣鬱鬱未伸云云咸淳

六年庚午馮夢得題先生文藁云余

後七十歲而生又云自生髮未燥時
已知敬慕今六十五年矣以是知先
生生於壬子歿於乙卯也

元豐元年戊午

先生七歲

哲宗元祐元年丙寅

先生一十五歲

紹聖元年甲戌

先生二十三歲

元符元年戊寅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辛巳
先生二十七歲

先生三十歲

大觀元年丁亥

政和元年辛卯

先生四十歲

二年壬辰

先生四十一歲始受學于龜山楊先生之

門

按龜山年譜是年赴蕭山知縣延平

羅仲素來學自公得伊洛之學歸倡
東南從游之士有摩袂屬晚得羅仲
素遂語以心傳之秘於是公之正學
益顯於世時公年六十

六年丙申

先生四十五歲郡人李侗始受學其門

按延平先生上先生書幸得聞先生
長者之風十年于今二十有四歲矣
延平先生歿於隆興元年癸未年七
十一以是知是年受學

七年丁酉

先生四十六歲見楊先生于毗陵

按先生春秋指歸京政和歲在丁酉
余從龜山先生于毗陵授學經年盡
哀得其書以歸惟春秋傳未之獲觀
也

重和元年戊戌

先生四十七歲自京師歸鄉

按羅處題龜山中齋義藁戊戌年五
月余與仲素伯思自京師歸鄉又按

先生春秋指歸序宣和之初自輦下
趨如朝疑宣字當作董

宣和元年己亥

先生四十八歲

六年甲辰

先生五十三歲作韋齋記

按韋齋記宣和癸卯朱喬年得尤溪
射治一室名曰韋齋齋成之明年使
人來求記

欽宗靖康元年丙午

先生五十五歲道堯錄成

高宗建炎元年丁未

先生五十六歲

紹興元年辛亥

先生六十歲

二年壬子

先生六十一歲以特科授惠州博羅縣主簿
薄

按先生行實及延平志沙陽志皆云
晚以特科授惠州博羅縣主簿

定公荅先生書亦稱主簿足下惟石
公轍誌先生釋菜事稱惠州博羅
尉當政

八月上丁以郡守周鑑之命領補諸生行
釋菜禮

見石公轍誌

五年乙卯

先生歿

按先生行實及沙陽志皆云先生卒
于官子敷叙早歿喪不得歸者數年

族人羅友為惠州判官遣人持護以
歸至汀州遇草寇竊發遂寄葦于郡
之開元寺又數年其門人李愿中始
為歸塋于本郡羅源黃湓坑之源然
先生族弟葦題先生集二程語孟解
卷後云享年六十有四自廣回卒于
汀州武平縣龜山先生荅胡康侯書
亦云仲素死于道途又與前說不同
未知孰是

享宗嘉定六年秋酉

郡守劉允濟繳進遵堯錄乞賜謚又得先生墓於荆榛之中爲修甃立石以表道祭亭以行祀命教授方大琮率諸生致祭給官田計米一十二石一斗六升

內以六石輸亭中爲祀事之費餘以給守墳者每歲寒食教授率諸生備牲幣祭墓下

理宗淳祐六年丙午

楊棟奏請謚

七年丁未

賜謚文質

豫章羅先生年譜終

先生著述最多兵火之餘僅存什一於千
百世所共見者郡人許源所刊遺藁五卷
而已道振不揆淺陋嘗欲搜訪爲文集其
年月可考則繫以爲年譜久之弗就邑人
吳紹宗蓋嘗有志於是近得其藁乃加叙
次釐爲一十三卷附錄三卷外集一卷年
譜一卷凡一十八卷先生五世孫天澤遂
錄梓以壽其傳因識其梗槩于此若夫訂
其誤而補其遺不無望於君子也至正三
年歲在癸未二月甲子延平沙邑曹道振

謹識

豫章羅先生文集目錄

卷第一

經解

詩解關

春秋解關

春秋指歸關

春秋釋例關

語孟師說關

中庸說關

卷第二

集錄

遵堯錄序

遵堯錄一 太祖

卷第三

集錄

遵堯錄二 太宗

卷第四

集錄

遵堯錄三 真宗

卷第五

集錄

遵堯錄四 仁宗

卷第六

集錄

遵堯錄五 李沆 寇準 王旦 王魯

卷第七

集錄

遵堯錄六 杜衍 韓琦 范仲淹 富弼

卷第八

集錄

遵堯錄七 司馬光 程顥

卷第九

集錄

遵堯錄別錄一 司馬光論王安石 陳瓘論蔡京

台衡錄關

按遺藁先生所著有台衡錄今不存

卷第十

集錄

二程先生語錄

龜山先生語錄

卷第十一

雜著

議論要語

卷第十二

雜著

春秋指歸序

韋齋記

誨子姪文

與陳默堂書

卷第十三

詩

觀書有感

自警

示書生

顏樂齋

邀月堂

送劔南王守歸

勉李愿中五首

自述

題一鉢菴

挽吉溪吳助教二首

顏樂亭用陳默堂韻

寄傲軒用陳默堂韻

濯纓亭用陳默堂韻

題靜亭

送延年行

再用韻送延年

和延年岩桂

題德士退菴

卷第十四

賀田漢張公迂君

和張公叙別古風

附錄上

事實

問荅

諸儒議論闕

卷第十五

附錄中

繳進尊堯錄狀

劉允濟

貼黃

前人

又貼黃

前人

請謚羅李二先生狀 楊棟

謚議 陳恊

覆謚議 周坦

謚告闕

卷第十六

附錄下

見羅先生書 李侗延平先生

答羅仲素書 胡安國字康侯

答羅仲素書 陳淵

語孟師說跋 陳淵

韋齋記跋 石塾

題集二程語孟解卷後 羅革

題義恩祠壁 盛木

書議論要語卷後 羅博文

題羅仲素顏樂亭 陳淵

題羅仲素寄傲軒 陳淵

題羅仲素濯纓亭 陳淵

上舍辭歸 李延年

和羅仲素寄子靜長篇 陳淵

豫章先生遺藁序 胡清獻

二

豫章先生遺藁跋

馮夢得

黃大任

二

宋遇

三

教授劉將孫

四

經歷揭祐民

卷第十七

外集

延平書院誌

誌釋菜事

教授石公轍

燎黃祝文

通判丁鎔

祭文

劍守劉允濟

二

石公轍

三

高斯得

與教授公書

李侗延平

又小簡借遵堯台衡錄

前人

教授公復書

與教授公書

李侗

答延平先生書

陳淵 默堂

又

前人

豫章羅先生文集目錄畢

豫章羅先生文集卷第一

經解

詩解

見先生行實及延平郡守劉允濟繳進遵堯錄狀郡庠舊有墨本今不存

春秋解

見先生行實及劉允濟繳進遵堯錄狀郡庠舊有墨本今不存又按延平書院志先生遺書有春秋集說疑即此書也

春秋指歸

春秋釋例

二書見先生行實及延平書院志沙陽志今不存遺藁有春秋指歸序一篇見第十一卷

語孟師說

按先生遺藁有陳默堂跋先生語孟師說一篇又載羅莘題先生集二程語孟解卷後一篇篇中備舉明道伊川橫渠龜山則所集不獨二程之說也此書疑即所謂語孟師說今不存

中書說

見先生行實今不存 豫章羅先生文集卷第二

豫章羅先生文集卷第二

集錄

遵堯錄序

堯舜三代之君不作也久矣自獲麟以來訖五代千五百餘年惟漢唐頗有足稱道漢大綱正唐萬目舉然皆雜以霸道而已有宋龍興一祖開基三宗紹述其精神之運心術之動見於紀綱法度者沛乎大醇皆足以追配前王之盛故其規模亦無所愧焉在太平興國初太宗嘗謂宰相曰朕嗣守基業邊防事大萬機至重當悉依先朝舊規無得改易仁廟見東封西祀及修玉清宮

等過後曰如此之事朕當戒之若二聖者其知所以紹述者邪故終太宗之世無復改張終仁宗之世一於恭儉至熙寧元豐中不然管心執法甲倡乙和功利之說雜然並陳宣和之末遂召金人犯闕之變蓋其源流非一日也今皇帝受禪遭時之難憫生民之重困也發德音下明詔悉刻熙豐弊法一以遵祖宗故事爲言四方企踵以望太平矣議者猶謂金陵之焰勢未能熄天下皆其徒是抱薪而救之者也臣懼其然也竊語諸心曰昔唐吳兢作貞觀政要錄本朝石介亦有聖政錄豈苟然哉因採祖宗故事四聖所行可以闡今傳後者以事

補此類纂錄之歷三季而書成名曰聖宋遵堯錄其間事之至當而理之可久者則銜而新之毒在可久而意或未明者則釋以發之以今唯古有少不合者作辨微以著其事又自章聖以來得宰相李沆等及先儒程頤共十人擇其言行之可考者附于其後若乃創始開基之事廟謨雄斷仁心仁聞則於其君見之藝太平之基業守格法行故事竭盡公忠則於其臣見之爰及熙豐之弊卒歸于道分七卷添別錄一卷合四萬餘言欲進之黼座力未暇及而秋毫之間已爽忽矣然事固有始朕而終合失之於前而得之

於後者古人有之若周成王楚文王秦穆公是也不
又朝廷清明金人竄伏且嘗有以來天下之言輒紀
歲月以俟採擇靖康丙午十月日延平臣羅從彥序
遵堯錄

太祖

國初劔南交廣各嶺大異荆湖江表止通貢奉西戎
北狄皆未賓伏太祖聖意諸將命李漢超屯關南
馬仁瑛守瀛州韓令坤鎮常山賀惟忠守易州何
繼筠鎮棘州以拒北虜又以郭進控西山武守琪
氏晉州李謙溥守隰州李繼勳鎮昭義以禦大虜

趙贊也延州沈內斌守慶州董遵誨屯環州王彥
昇守原州馮繼業鎮靈武以備西戎其家族在京
師者撫之甚厚郡中管轄之利悉與之恣其圖回
貿易免所過征稅許令召募驍勇以為爪牙凡軍
中許便宜從事每來朝必召對命坐賜以飲食錫
資殊異以遣之由是邊臣皆富於財得以養募死
力使為間諜洞知蕃夷情狀每夷狄入寇必預為
之備設伏掩擊多致克捷二十年間無西北之憂
以至命將出師弔民伐罪平西蜀復湖湘下嶺表
克江南兵力雄盛武功蓋世良由得猛士以守邊

推赤心以御下之所致也

太祖以李漢超爲閩南剡檢使捍北虜與兵二千而已然以齊州賦歛最多乃以爲齊州防禦使悉與一州之賦俾之養士而漢超武人所爲多不法久之閩南百姓詣闕訟漢超貸民錢多不還及掠其女以爲妾帝召百姓入見便殿以酒食慰勞之徐問曰自漢超在閩南契丹入寇者幾曰無也帝曰往時契丹入寇邊將不能禦河北之民歲遭劫掠汝於此時能保其貲財婦女乎今漢超所取孰與契丹之多又問訟者曰汝家幾女所嫁何人百姓

具以對帝曰然則所嫁皆村夫也若漢超者吾之貴臣也以愛汝女則取之得不使失所與其嫁村夫孰若處漢超家之富貴也於是百姓感說而去帝使人語漢超曰汝須要錢何不告我而取於民乎乃賜以銀百兩曰汝自還之使其感汝也漢超感泣誓以死報

太祖以郭進爲西山剡檢有告其陰通河東劉繼元將有異志者帝大怒以其誣告忠臣命縛其人予進使自處置進得而不殺謂曰爾能爲我取繼元一城一寨不止免爾死當請賞爾一官歲餘其人

誘其一城來降。進具其事。送之于朝。請賞。帝曰。誣害我忠良。此才可貫死。爾賞不可得。命以其人還進。進復請曰。使臣失信。則不能用人矣。於是賞以一官。

太祖以賀惟忠知易州。及捍邊有功。遷正使。開寶二年。又加本州刺史。兼易定祈等州都巡檢使。惟忠在易州十餘年。繕治亭障。撫士卒。得其死力。每乘塞用兵。所向必克。威名震於北虜。

太祖以李謙溥爲隰州刺史。在州十年。并人不敢犯其境。開寶三年。移齊州團練使。後邊將失律。復以謙溥爲晉隰沿邊巡檢。邊民喜之。

太祖登寶位日。有司捕得契丹二人。帝曰。汝等皆何人耶。曰。契丹遣來探事耳。帝曰。汝探國事。不過甲兵糧草百官數目而已。若朕腹中事。汝可探乎。特赦而遣之。二人叩頭感泣而去。

太祖建隆初。邊郡民有出塞外盜馬至者。官給其直。帝曰。安邊示信。其若此耶。亟命止之。還所盜馬。自是戎人畏服。不敢犯塞。

開寶八年三月。契丹遣使克妙骨謹思奉書來聘。對崇德殿。其從者十二人。皆賜冠帶器幣。太祖曰。晉

漢以來北戎強盛蓋由中朝無主晉帝蒙塵否
已極今慕化而來亦由時運非涼德所致也召見
講武殿觀武士習射又燕長春殿

建隆元年太祖遣戶部郎中沈倫使吳越歸奏楊泗
飢民多死郡中軍儲尚有百餘萬斛可發以貸民
至秋復收新粟有司沮倫曰今以軍儲振飢民若
歲荐飢無所收取孰任其咎帝以問倫倫曰國家
以廩粟濟民自合召和氣而致豐稔豈復有水旱
耶此當決於宸慮帝即命發廩貸民

臣從彥釋曰人君之所以有天下者以有其民
也民之所恃以爲養者以有食也所恃以爲安
者以有兵也書曰民爲邦本本固邦寧昔孟軻
氏以民爲貴貴邦本也故有民而後有食有食
而後有兵自子貢問政孔子所答觀之則先後
重輕可知矣太祖建隆初楊泗飢民多死者沈
倫請發軍儲以貸之此最知本者也况軍儲又
出於民乎夫以廩粟振民固有召和氣致豐稔
之道然水旱無常萬一歲荐飢無所收取倫之
言未爲不信也嗚呼太祖可謂善聽言者也
太祖嘗擇官使江南頗難其人一日謂盧多遜曰李

穆士大夫之仁善者。詞學之外。它無所預。多遜曰。穆履行端直。臨事不以死生易節。所謂仁而有勇者也。帝曰。若如爾言。使江南無以易穆者。遂遣之。太祖命諸將西征。以地圖授王全斌等。謂之曰。西川可取否。全斌曰。臣仗天威。遵廟筭。尅日可定。龍捷都校史延德奏曰。西川除在天上。即不能得。若舟車足跡可至。以今之兵力。到即平爾。帝壯其言。謂全斌曰。汝等果敢如此。朕復何憂。卿發計日望捷書也。所破郡縣。一籍其器甲芻糧。當爲朕傾帑藏賞戰士耳。故西師所向。人皆效命。動有成功。若席

卷之易

王全斌收蜀。沈倫以給事中爲隨軍水陸轉運使。王全斌等入成都。爭取玉帛子女。倫獨廉清。無欲。僞蜀群臣有以珍異竒巧之物爲獻者。皆拒之。東歸。篋中所有。才圖書數卷而已。帝悉知之。遂貶全斌等。以倫爲戶部侍郎樞密副使。

開寶九年。召隨州留後王全斌授寧武軍節度使。初。全斌以伐蜀私取財物貶秩。至是。帝謂之曰。朕以金陵未下。常慮平吳諸將恣行貪暴。抑卿數年。爲朕立法。江南旣平。還卿旌鉞。又別出器幣錢貨數

萬賜之。

趙普秉政時江南後主以銀五萬兩遺普普白太祖太祖曰此不可不受但以書答謝少賂其來使可也普叩頭辭避帝曰大國之體不可自為削弱當使之勿測既而後主遣其弟從善入貢常賜外密賫白金如遺普之數江南君臣始大震駭服帝之偉度。

太祖將征江南李煜遣其臣徐鉉朝于京師鉉以名臣自負其來也欲以口舌馳說存其國日夜計謀思慮言語應對之際詳矣及其將見也大臣亦先入請言鉉博學有才辯宜有以待之帝曰第去非爾所知也明日鉉朝曰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未有過失奈何見伐其說累數百言帝曰爾謂父子為兩家可乎鉉無對而退。

太祖征江南時錢俶遣幕僚黃夷簡入貢召謂之曰汝歸語元帥訓練甲兵江南倔强不朝我將發師討之元帥當助我無惑人言皮之不存毛將安傅也及江南平又召兩浙使謂曰俶克毗陵有大功今當暫來與朕相見以慰延想之意即當遣還不久留也朕三執珪幣以見上帝豈食言者乎。

嶺南劉鋹性絕巧嘗自結真珠鞍爲戲龍之狀以獻
太祖臻於竒妙帝厚賜之謂左右曰移此心以勤
民政不亦善乎鋹初在國中多置醜以毒臣下帝
幸講武池從官未集鋹先至詔賜卮酒鋹心疑之
捧杯泣曰臣承祖父基業違拒朝廷煩王師致討
罪在不赦陛下旣待臣以不死願爲大梁布衣觀
太平之盛未敢飲此酒也帝笑曰朕推赤心置人
腹中安有此事即取酒自飲別酌以賜鋹鋹慚謝
左飛龍使李承進嘗事後唐莊宗太祖召承進問曰
莊宗以英武定中原而享國不久何也承進曰莊

宗好田獵將士驕縱惟務姑息每乘輿出次近郊
禁兵衛士必控馬首曰兒郎輩寒冷望與救接莊
宗即如所欲給之若是者非一因而召亂蓋威令
不行而賞賚無節之致帝撫髀歎曰二十年夾河
戰爭取得天下不能以軍法約束此輩縱其無厭
之性以茲臨御誠爲兒戲朕撫養士卒固不吝爵
賞苟犯吾法惟有劔耳

太祖收蜀得將士之精者置川班殿直廩賜優給與
御龍直等開寶四年祀南郊禮畢行賞帝以御龍
直扈從郊祀特命增給錢人五千而川班殿直不

得如例乃擊登聞鼓院上訴陳乞帝怒遣中使謂之曰朕之所與耶爲恩澤又焉有例命斬其妄訴者四十餘人遂廢其班

太祖初定天下掃五代之失日不暇給矣然猶命汪徽定宗廟實儼典禮儀聶崇義正禮器和峴修雅樂覽訪儒術疇咨治道建隆元年太祖幸國子監因詔修飾祠宇及塑繪先聖先賢先儒之像帝親撰文宣王充國公二贊二年以右諫議大夫崔頌判監事始聚生徒講學遣中使以酒果賜之謂侍臣曰今之武臣欲盡令讀書貴知爲治之道

國初取士宗伯之司曠而未設但擇名臣有聞望于禁掖臺省者權典之太祖嘗謂近臣曰聞及第舉人呼有司爲恩門自稱門生見知舉官輒拜之此甚薄俗非推公取士之道又搢紳間多以所知進士致書主司謂之公薦朕慮誤取虛譽當悉禁之翰林承旨陶穀以子邴及第詣閣門謝帝謂左右曰聞穀不能訓子安有登進士第者亟命中書覆試自今貢舉人有父兄食祿者奏名之時別祈之乾德元年詔舊置制舉三科其一曰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其二曰經學優深可爲師法其三曰詳開

吏理達於教化並許州府解送吏部試論三道若
二千字已上取文理優長者登焉

建隆四年將行南郊之禮太祖謂范質曰中原多故
百有餘年禮樂不絕如纒今天下無事時和年豐
務在報神資乎備禮卿等宜講求遺逸遵行典故
無或廢墜副朕寅恭之意

開寶九年太祖幸西京有事南郊先時霖雨弥旬未
止至是雲物晴霽觀者如堵垂白之民相謂曰我
輩少屬離亂不圖今日復覩太平天子儀衛至相
對感泣駕還御五鳳樓大赦有司請正一統太子

之號帝曰今河東未平幽薊未復而以一統爲
號無乃不可乎雖僭位漸已克定若云太平朕
所慚也

國初天下貢賦盡入寶藏庫乾德中所積充羨太
祖顧左右曰軍興飢饉須預爲之備若臨事厚
歛非長計也當於講武殿後別爲內庫以貯金
帛

開寶二年秋有司言太倉儲廩止於明年二月請
分屯諸軍仍率民船以資江淮糧運太祖大怒
切責計司曰國無九年儲曰不足汝不素爲計

度而使倉儲垂盡乃使分屯兵師括率民船以
餽運是可卒致乎且設爾等何用苟有所闕必
爾乎取之三司使楚昭輔皇懼計不知所出乃
詣晉邸見太宗乞於上前解釋相寬其罪使得
盡力營辦帝許之

太祖在周朝知李昉名及即位任以爲相因語昉
曰卿在先朝未嘗傾一人可謂善人君子者
也

王著罷職翰林太祖謂宰相曰學士深嚴之地當
選謹重之士處之范質曰竇儀清介謹厚然在

前朝由翰林學士遷端明今又官爲尚書難於復
召帝曰禁中非此人不可卿當諭以朕意勉赴所
職儀於是再入翰林

錢昱自白州刺史求文資得秘書監連典數郡無治
聲太祖謂宰相曰此貴家子不可任丞郎改郢州
團練使

大理評事陳舜封因奏事語頗捷給類倡優帝問誰
之子舜封自言其父承業爲教坊都知帝曰此雜
類安得任清望官蓋執政不爲國家區別流品所
致改授殿直

教坊使有衛得仁者以老求外任官且援同光故事求領郡太祖曰用伶人爲刺史此莊宗失政也豈可效之耶中書擬上州司馬帝曰上州之佐乃士人所愛資望甚優亦不可輕授止可於樂部轉遷耳乃授太樂書令

太宗在晉邸時嘗以錢五百千遺中丞劉溫叟溫叟不敢辭貯於別室明年重午又以角黍遺之使人至見前所送錢高牖如故還白其事太宗曰我錢尚不用况他人乎溫叟真廉士也哉亟命輦還密白于太祖太祖曰孰廉節鎮澆風溫叟有之

太祖聰明英睿善知人下位中有一行可觀一才可稱者皆自聖知不次拔擢嘗以中年縣令李鶴爲國子監丞延州錄事參軍段從革爲贊善大夫定州錄事參軍郭思齊爲太子中允河陽節度判官石雄爲補闕萊蕪縣令劉琪爲拾遺安丘縣尉張邈爲將作監丞鄭州防禦判官李搏爲監察御史當時州縣無滯才朝廷稱得人焉

太祖初有天下欲知外事用隰州刺史史珪察訪珪招權通姦欲有所欺德州刺史郭貴部下爲姦通判大理評事梁夢昇陰持之以是事多違戾貴無

如之何。貴與珪素善，因以其事告珪。珪乃記其事於尺牘，欲伺便言之。一日帝忽言：「今中外所任皆得其人。」珪乃曰：「今之文臣亦未必皆善，乃探懷中尺牘奏之。」曰：「祇如德州通判梁夢昇欺蔑刺史，幾至於死。帝曰：「非刺史有姦賊乎？」夢昇真清強吏也。因以尺牘授左右曰：「持此付中書，以夢昇爲替善大夫，尋出珪于外。」

乾德中，金部郎中段思恭通判眉州，會大兵之後，亡命結集羣盜蜂起，逼州城。刺史趙延進懼賊之衆，力不能禁，將以麾下奔嘉州。思恭止之，因率屯兵

與賊戰彭山，軍士觀望無鬪志。思恭募先登者，旌以厚賞。於是諸軍鼓勇力戰，群賊敗走。思恭矯詔以上供錢帛給之，後度支以擅用官錢請繫獄治罪。帝嘉其果幹，詔勿劾，令知州事。

太祖以右贊善大夫錢文敏知瀘州，召見講武殿，謂曰：「瀘州最近蠻獠，尤宜綏撫。聞知州郭思齊兵馬監押郭重遷等，措斂于民，頗爲不法，恃其地遠，謂朝廷不知，爾至爲朕鞠之。苟有一毫侵民，朕必不赦。」

乾德四年，太祖宴宰相樞密使，開封尹兩制等於紫

雲樓下論及民間事。謂趙普曰：下民之愚，雖不分菽麥，如藩侯不爲撫養，務行苛虐，朕斷不容之。普對曰：陛下愛民如此，堯舜之用心也。臣等不勝大幸。

開寶初，宴藩臣於後苑，酒酣，太祖曰：卿等國家舊臣，能悉心藩鎮，以惠民爲意乎？獨王彥超進曰：臣素無功能，出於遭遇，年已衰朽，願歸丘園，臣之志也。

立國一本
作兵柄

武行德、向拱、郭義表、彥等爭論疇昔功勳，帝曰：前朝異世事，安足論也。翌日，皆罷鎮，授以環衛。

太祖修大內，旣成，寢殿中令洞闢諸門，使皆端直，闢豁無有壅蔽者。因謂左右曰：此如我心，小有邪曲，人皆見之耳。

臣從彥釋曰：人君者，天下之表。若自心正，則天下正矣。自心邪曲，何以正天下？太祖於寢殿中，令洞闢諸門，使皆端直，闢豁無有壅蔽，以見本心。可謂知君道矣。夫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堯舜之道也。若太祖可謂近之者也。

太祖嘗盛暑中，露卧抵夜，左右請避之，曰：星月之下，不可露卧也。帝曰：常人之情，觀星月爛然，則生悚

畏至於閤室得欺之乎。

太祖一日朝罷御便殿坐俛首不言者久之內侍王繼思進曰陛下退朝略無笑語與常日不同臣不知其故也帝曰爾謂帝王可容易行事耶且來前殿我乘快指揮一事偶有誤失史必書之我所以不樂也。

太祖初好弋獵嘗狩於近郊逐走兔馬蹶而墜因以佩刀刺殺所乘馬既而悔之曰吾爲天下主而輕事畋游非馬之罪也自此不復獵矣。

魏國長公主嘗衣貼繡鋪翠襦入宮中太祖見之謂主曰汝當以此與我自今勿復爲此飾主笑曰此所用翠羽幾何帝曰不然主家服此宮闈戚里相視亦競爲之京城翠羽價高小民逐利展轉販易傷生浸廣實汝之由主慚笑後因侍坐與孝章皇后間言曰官家作天子日久豈不能用黃金粧有輿乘以出入帝曰我以四海之富宮殿悉以黃金飾之力亦可辦但念我爲天下守財耳古語云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苟以自奉養爲意使天下之人何仰哉。

太祖嘗言天命所屬王者不死周世宗每見將帥容

貌魁壯爲士心所附者率多疑忌見人之形氣磊落者多因事誅之而朕日侍其側都不爲慮凡帝王固當推心待下豈可以臆度而濫刑誅若夫命數之所鍾亦非人謀之能屏故開寶之前惟殿前都虞候張瓊以忤晉邸伏法外未嘗輒誅大臣陶穀爲學士嘗晚召對太祖御便殿坐穀至望見上前而復却者數四左右催宣甚急終彷徨不進帝笑曰此措大索事分顧左右取袍帶來帝已束帶穀遂趨出

臣從彥辨微曰學士職親地禁非謹重之士有器識文章者不可居其任陶穀不知爲如何人其在翰林也太祖御便殿坐召之前却不進卒使天子致禮於詞學之臣束帶以見之此其廉耻有足稱者非特穀也古者君臣之間禮義廉耻而已矣上知有禮而不敢慢其臣而下知廉耻以事其君上下交修則天下不足爲也太祖朝臣僚有功當進官帝不喜其人欲勿進趙普力請之帝怒固不與轉官普爭之曰賞者聖人所以勸善罰者聖人所以懲惡夫爵賞刑罰乃天下之爵賞刑罰也非陛下之爵賞刑罰也陛下豈得

自專之耶。帝不能容，乃拂衣起。普亦隨之，帝入宮門。普立於宮門不退，帝乃寤，卒可其奏。

臣從彥辨微曰：賞罰者人主之大柄也。賞所以勸功，罰所以懲罪。天下共之，太祖時臣寮中有功當進官，此天下之大公也。帝不喜其人，欲勿進，此蔽於私者也。普力請之，至犯帝怒。普之言賞罰，蓋合天下之大公，無可貶者。然古之善諫者，不然優游不迫，因其所明而道之，則其聽之也易於反掌。故訐直強勁者，率多取忤，而溫厚明辨者，其說多行。若普者，不過剛明之君，能勿

觸鱗乎？嗚呼！太祖真大度有容者也。雖不免於私，然亦不能塵其光明也。

太祖一日後苑挾弓彈雀，臣寮中有一人稱有急事請見。帝亟出見之，及覽奏乃常事耳。帝怒曰：此何爲急事？其人曰：亦急於彈雀。帝以斧鉞柄撞其口，兩齒墜焉。其人徐跪地取齒置於懷中。帝曰：汝持此齒訟我耶？曰：臣不敢訟陛下，自有史官書之。帝怒解，於是賜以金帛，慰勞而遣之。

臣從彥辨微曰：古者忠臣之事君也，造次不忘納君於善，有剪桐之戲者，則隨事箴規，違養生

之戒者則即時戒正不敢嘿嘿也太祖於後苑
挾弓彈雀當時臣寮中有以急事請見者豈近
是耶及犯帝怒因以齒之墜也而警以史官使
人君動作不敢非禮莫大之益也

太祖嘗患趙普專政欲聞其過一日召翰林學士竇
儀語及普所爲不法且譽儀蚤負才望之意儀
言普開國勲臣公忠亮直社稷之鎮帝不悅儀
家召其諸弟張酒食語曰我必不作宰相然亦不
請珠崖吾門可保矣旣而召學士盧多遜多遜嘗
有憾於普又喜其進用因攻普罷之出鎮河陽普

之罷甚危賴以勲舊脫禍多遜遂參知政事作
太平興國七年普復入相多遜有崖州之行

臣從彥辨微曰趙普才器過人其謀斷足以立
事成功若其專政則信必有之以太祖之太度
有容而惡其專至召儀等問之則普之所為可
知也巳古者進退人臣自有道而宰相者乃輔
天子以進賢退不肖者也不可不謹也普身為
宰相使帝不得直道而行徒以勲舊脫禍而多
遜代之詩曰公孫碩膚赤舄几几普則愧之矣
太祖嘗幸華州至龍興觀賜道士蘇澄隱衣一襲銀

五百兩絹五百匹澄隱戒行精至性穎悟博涉經史兼通釋典帝問曰師年踰八十而容貌甚少是能養生也宜以其術教朕對曰臣之養生不過精思練氣耳若帝王養生則異於是老子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無欲而民自樸無為無欲凝神太和昔黃帝享國永年者得此道也帝大悅故有是賜臣從彥辨微曰賜予雖出於人君之仁要受其賜必有以稱之可也澄隱善養生吐談可喜不肯以其術市恩以誤至尊其論帝王養生則以無為無欲凝神太和言之此羽衣中之最賢者也帝命賜衣一襲足矣至若金帛之資似未有以處之澄隱不知固辭何耶蓋方外之士與儒者不同辭受取舍非所以責澄隱也

羅先生文集卷第三

集錄

遵堯錄二

太宗

太宗初命趙普為相。諭之曰：朕以卿先帝舊臣，功參佐命，卿宜悉心以副朕意。但能謹賞罰，舉賢能，弭愛憎，何慮軍國不治。朕若有過，卿勿面從。古人耻其君不及堯舜，其勉之哉。他日謂近臣曰：趙普事先帝，與朕最為故舊，能斷大事，傾竭自效，盡忠國家，真社稷臣也。

雍熙三年太宗謂宰相曰中書樞密院朝廷政令所出
沿亂根本繫之于茲卿等當各竭公忠以副任用大
凡常人之理未免姻故之情苟才不足稱遺之財幣
可也公家之事不可曲徇朕亦有親舊若才用無取
未嘗假以名器也

淳化五年夏四月太宗謂呂蒙正等曰朕以宰相之任
所職甚重欲修唐朝書攷故事以責卿等輔佐之效
又念攷第之設亦空言耳莫若撫夷夏和陰陽使百
度大理一人端拱無事此宰相之職也豈有居其位
而不知其任乎

嘉祐元年夏四月擢呂端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帝召端
謂曰廟堂之上固無虛授但能進賢退不肖便為稱
職卿宜勉之卿歷官平章事朕之進擢常以謂任用
之晚每奏對同列多出異議因出詔諭之曰自今中
書事必經呂端詳酌乃得奏聞

臣從考釋曰太宗之命呂端也說者謂宰相之任
在乎登進賢才黜遠庸佞而總其綱目萬事自理
故曰天子擇宰相宰相擇百官非才之人不可虛
授其言是已若太宗者其知所以命相者歟端賢
相也帝以其任用之晚且患同列之多異議也因

出詔諭之曰自今中書事必經呂端詳酌乃得奏聞非信任之篤遇之專一者其孰能之

端拱中考工負外郎畢士安為冀王府記室參軍有詔臣寮各獻所為文太宗閱視累日問近臣曰其文可見矣其行孰優有以士安對帝曰卿言正合朕意命以本官知制誥

太宗尤重內外制之任每命一舍人必咨問宰相求才實兼美者先召與語觀其器識然後授之後因覽唐故事見其多自卑位作學士者會蘇易簡薦吳人峻儀尉周亨俊拔可任帝俾易簡索其文章得白虎

賦閱之語易簡曰可且令叙遷京秩更徐觀之改光祿寺丞卒

太子中舍王濟方正好言事太宗謂宰相曰法官尤宜謹擇苟非其人或有寃濫感傷和氣必致天災宰相曰惟守法不回者可符聖意帝曰王濟數言事必有特操可試之遂令權判寺事

太宗選秘書丞楊延慶等十餘人分為諸州知州因謂宰相曰刺史之任最為親民非其人則下有受其弊者昔後漢秦彭為潁川郡守教化盛行百姓懷惠乃有鳳凰麒麟嘉禾甘露之瑞以一郡守尚能有感若

帝王崇尚德教豈太平之不可致而和氣之不可召也。

淳化五年夏五月太宗謂宰相曰諸州長吏所委尤重審官院進所選京朝官充知州者三十餘人御前印紙曆子朕親書於其前曰勤公潔已奉法除姦惠愛臨民方可書為勞績本官月俸並給實錢令知審官院錢若水分賜之因謂若水曰所賜戒諭有奉法除姦之語恐不曉者從而生事以求功勞可諭之云除姦之要在乎奉法耳

太宗初嘗詔轉運使攷按諸州凡諸職任第其優劣未幾復遣使分行州縣廉察官吏是歲五月河南官法曹參軍高伍伊閔縣主簿翟嶙鄭州滎澤縣令申廷温皆以罷軟不勝任惰慢不親事免官

至道中分遣朝臣為諸道轉運司承受公事以察州縣刑政官吏治迹更次入奏三年供奉官劉文質入奏察舉兩浙部內官高輔之李易直文仲儒梅旬高鼎康貽慶姜嶼戚綸等八人有治績並降璽書褒諭

太宗嘗謂宰相曰歷代王者多以求賢為難何代無材但繫用與不用耳豈必畋遊夢卜乃稱賢哉

太宗嘗謂近臣曰國家選才最為切務人君深居九重

豈能編識之哉。必須採訪。苟稱善者多。即是操履無玷。但擇得一好人。為益無限。古人云。得十良馬。不如得一伯樂。得十利劍。不如得一歐冶。茲言有理。朕孜孜諮訪。只要求人。庶得良才。以充任使。趙普曰。帝王進用良善。實太平之基。然君子小人。各有黨類。不可不察也。帝然之。

太宗嘗謂近臣曰。國家取士。必歷級而升。下位之人。韜晦才行。誠亦有之。當勿以此為限。成朕急賢之意。又曰。人之行實。不以位之高下。雖卑秩下位。不可謂無良士。然君子含章守道。難進易退。不求聞達。朕嘗患

其不能知也。呂蒙正曰。迭試可任。則能否洞分。帝曰。若善惡。則不可得而知矣。曰。亦迭試可也。苟暫聞其善惡。有涉愛憎。恐悞任使。故須久而察之。則賞罰不濫矣。帝然之。

太平興國中。太宗謂宰相曰。邇來貢舉。混雜。乃有道釋之流。還俗赴舉。此等不能專一其業。他日居官。必非康士。進士須先通經術。遵周孔之教。亦有迭相倣效。止習淺浮文章。殊非務本之道也。當下詔切責之。

端拱二年。太宗親試進士。得陳堯叟等。並賜及第。仍作箴賜之。勉以脩身謹行。稽古效官之意。三年。親試得

孫何等面成之曰汝等苦學登科朕方以文治天下
王事之外屬精文翰無墜前功命以儒行篇賜之俾
為座右之戒

太宗嘗謂近臣曰朕雖寡薄乘戰爭之後孜孜求理未
嘗不欲加惠于民若杜兼并抑游惰前世難行之道
朕當力行之十數年間家給人足庶可致矣政無巨
細欲速成者必無其效苟以道德化民成俗未可以
歲月冀也

太宗嘗謂宰相曰井田之制實經國之要道後世為天
下者不為井田則貧富不均王化何由而行自秦滅
壚井置阡陌經界廢而兼并作漢魏以降民受其弊
久矣朕君臨大寶軫念黎庶雖井田之制不可卒復
因時創法漸均貧富則朕別有規制終當行之以安
四海

太宗嘗覽鄭州俞昌齡均田疏語近臣曰土著之人若
一一均平選通達物理之官周知人間利害者精於
制置使稍近古自然衣食豐足盜賊自消兵賦可從
而省也彼管榷之利何所用哉俟五七年間當力行
之此朕之志也寇準曰均田之法隋文尚能興復况
聖代乎

端拱中太宗謂宰相曰燕射之禮廢之已久朕欲恢復
古道當今有司講求儀法俟弭兵與卿等行之

至道元年太宗謂侍臣曰朕嘗求古之制度思欲恢復
而亡者十有七八古者衣裳冠冕皆有法象所以檢
束人之容貌動遵典禮漢魏以來隨時所尚屢經變
易近代服色去古逾遠舊制罕存誠可惜也寇準曰
古者行步則有環珮之聲升車則有鸞和之音所以
節人心而昭禮制也若今所服之鞞乃趙武靈胡服
公私通用之與古之履舄殊矣

太宗初即位謂宰相曰朕嗣守基業邊防事大萬機至
重當悉依先朝舊規無得改易

太宗嘗謂近臣曰朕生於亂世犬戎猾夏之日已七八
歲當時道路泥濘人民艱苦謂更無好時世孰謂今
未萬事粗理常自愧惕近者盪平寇孽於朕何功蓋
上天開悟朕心使之克勝侍臣曰古者天子有道推
德於天今之聖諭正合古道

太宗嘗語近臣曰國之上瑞惟在豐年頃未五谷屢登
人無疾疫朕求治雖切然而德化未孚天貺若此能
無惧乎

雍熙元年夏五月太宗幸城南因謂近臣曰朕觀五代

以來帝王其始莫不勤儉終則忘其艱難恣于逸樂
不卹士衆自生猜貳覆亡之禍皆自貽也在人上者
豈得不以為戒

淳化三年秘書監李至進新校御書太宗謂至曰嗜好
不可不謹不必遠驗前古祇如近世符彛卿累任節
鎮以射獵馳逐為樂由是近習窺測其意競以鷹犬
為獻彥卿悅可兩人而假借之其下日恣橫侵擾故
知人君當淡然無欲不使嗜好形見於外則姦邪無
自入焉朕年長無他欲但喜讀書用監古今成敗爾
至拜舞稱賀

臣從彥釋曰太宗語李至曰人君當淡然無欲不
使嗜好形見於外則奸邪無自入焉可謂善矣夫
嗜好者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方其淡然不使之形
見於外則其違道不遠也於是時也苟有臯夔稷
契之徒以道詔之當視六經猶筌蹄上與堯舜相
得於忘言之地矣至雖時之賢者聞帝喜讀書用
監古今成敗之語拜舞稱賀謂為將順可也然於
稷契臯夔之徒則非其倫也

太宗嘗語宰相曰朕比觀書見楚文王得茹黃之狗苑
路之贈畋於雲臺三月不返保申諫之王引席伏地

申束箭五十跪加王背者再曰趨出請死王召而謝之殺狗折棺務治國事併國三十九朕未嘗不三復其言深加歎賞自非君臣道合何以至此若君忽而不信雖有直臣將焉用之

臣從齊釋曰保申之能諫楚文王之能從其事見於劉向說苑然文有小異說苑言荆文王得如黃之狗笛路之贈畋於雲夢三月不返得舟之姬淫暮年不聽朝保申諫曰先王卜以臣為保言今王得如黃之狗笛路之贈畋於雲夢三月不返及得舟之姬淫暮不聽朝王之罪當笞王曰不穀免於

襁褓託於諸侯願變更無笞保申曰臣承先王之命不敢廢王不受笞是廢先王之命臣寧得罪於王也乃席王王伏保申束箭五十跪加王背如此者再謂王起矣趨出欲自流乃請罪王曰此不穀之過保實何罪於是殺狗折棺逐舟之姬務治乎荆兼國三十九至漢興之初蕭何王陵聞之曰人君能奉先世之業而以成功名者其惟荆文王乎故天下譽之至今明王孝子忠臣以為法夫保申之事有之與無臣不敢與知也戰國之時容或有之亦必先王顧託之臣與夫慈良之君不忘先世

艱難克已從義者乃可行矣太宗提出言之取其
大意非特施於一已與子孫也且以示天下後世
使知人君納諫之美有至於此也

太宗嘗謂侍臣曰朕讀唐書見唐人以公主和蕃屈辱
之甚未嘗不傷感今士卒精強固無此事但選擇得
人委以邊任不令生事務在息民訓卒練兵觀釁而
動可以無患

太宗嘗召御史中丞王化基至便殿侍坐甚久屬盛暑
令搢笏揮扇問以邊事化基曰治天下猶植木焉所
患者根本未固耳根本固則枝葉不足憂今朝廷既

治則邊郡何患乎不安

契丹部屬有求內附者太宗語侍臣曰國家若無外憂
必有內患倘無內患必有外憂脫特邊事耳皆可預
防姦邪無狀若為內患深可懼也帝王用心當須謹
此

唐置拾遺補闕掌供奉諷諫是時日奉內朝常親旒扈
故凡事得以微辭諷諫唐季權臣專政阻絕諫官不
得侍從太宗孜孜求諫渴聞忠言因改拾遺補闕為
正言司諫使專掌奏議

左司諫知制誥王禹偁嘗上言請群官候見宰相朝罷

於政事堂同時接見其樞密使候都堂請見並不得
於本廳接見賓客以防請託詔從之右正言直史館
謝泌言以為如此是疑大臣以私也古人有言曰疑
則勿用用則勿疑今天下至廣萬幾至繁陛下聰明
寄於輔臣苟非接見群官何以盡知中外事若令都
堂群臣請見咨事無解衣之暇夫左右大臣使非其
人當斥而去之既得其人任之以政又何疑耶今請
不得本廳接見賓客以防請託非陛下推赤心待大
臣之意太宗覽奏嘉歎之即追還前詔令宰相樞密
使接見賓客如故仍以泌所上書送史館

太宗嘗修正殿頗施采繪謝泌曰對陳其事即日命代
以丹堊深加稱獎賜金紫拜左司諫泌曰陛下從諫
如流故臣得以竭誠唐末有孟昌胤者朝上諫疏暮
不知所在詩人鄭谷為詩以憫之前代如此安得不
亂帝為動容久之

太宗嘗語宰相曰朕思君臣之間要在上下情通即事
無凝滯若稍間隔豈能盡其道宋琪曰易卦乾在上
坤在下謂之否此天氣不下降地氣不上騰之謂也
坤在上乾在下謂之泰此天地交泰之象也故凡君
臣之道必在情通乃能成天下之務帝曰自古帝王

未有不任用賢良致宗社延永皆是自已昧於知人不能分別善惡為奸邪蔽惑以至顛覆琪曰前古治亂皆由帝王若帝王聖明臣下得以宣力奸邪之輩自然遲迹

太宗嘗謂呂蒙正等曰凡為君作一惡事簡策所載萬祀不滅使後人觀之以為鑒戒故堯舜為善而衆美歸之桀紂為不善而衆惡萃之可不謹耶大凡有國有家者未有不欲進君子退小人然而君子少而小人多何也蒙正曰時有盛衰苟邦國隆盛則君子道長及乎將衰則小人在位俟其為惡彰敗則政亦有

損古人云小人害勳信不虛語賢人若遇暗主晦迹丘園畏小人之用事耳有國有家者尤在辨察小人不可不早帝深然之

淳化四年開封府雍丘縣尉武程上疏願減後宮嬪嬙太宗謂宰相曰武程疏遠小臣不知宮闕中事內庭給事不過三百人皆有所掌不可去者卿等顧朕之視妻子如脫屣耳所恨未能離世絕俗追蹤羨門矣必不學秦皇漢武作離宮別館取良家子女以充其中為萬代譏議卿固合知之李昉曰臣等家人朝望朝禁中備見宮闈簡儉之事武程疏賤妾陳狂瞽宜

加黜削以懲之帝曰朕曷嘗以言罪人但念其不知耳終不加罪

臣從彥辨微曰太宗時內庭給事不過三百人皆有所掌不可去也武程疏遠小臣妄陳狂瞽帝不罪之以未天下之忠言可謂善矣然語宰相曰卿等顧朕之視妻子如脫屣耳所恨未能離世絕俗追蹤羨門則是過高者之言也夫王化之本閔睢之訓是也有閔睢之德必有麟趾之應此周之所以致太平者也若羨門等語超然有塵外意恐後世好高者聞而說之則其失必有自矣非人倫之

羨也

至道元年三月太宗召三司孔目吏李溥等對於崇政殿問以計司錢穀之務溥等言盡知其利病然不可以口占願條對許之俾中使押送中書限五日悉令條奏及上帝謂宰相曰李溥等令陳所見亦頗各有所長朕嘗謂陳恕曰若文章稽古此輩固不可望士人至於錢穀利病此輩自幼枕藉寢處其中必能周知根本卿但假以顏色引令剖陳豈無資益恕等剛強終不肯降意諮問宰相呂端對曰耕當問奴織當問婢

臣從彥辨微曰曾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籩豆之事則有司存太宗召李溥等問以計司錢穀之務使陳恕假之顏色引令剖陳恕等終不肯降意下問未必非也呂端以耕當問奴織當問婢言之蓋失之矣

太宗嘗曰清淨致理黃老之深旨也汲黯臥理淮陽必子賤彈琴治單父蓋得其旨者也朕當力行之呂端曰行黃老之道以致升平其效甚速呂蒙正曰老子曰治大國若烹小鮮夫魚撓之則亂比來上封事求更制度者甚衆望陛下行清淨之化

臣從彥辨微曰道術不明久矣漢興有益公者治黃老曹參師之其言曰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是也然其相漢也不過遵何之法勿失而已矣非聖人之誠也聖人之誠感無不通故所過者化所存者神其感人也.不見聲色而其應之也.捷於影響此堯舜孔子之道也.宓子賤之為單父也.鳴琴不下堂而單父大治.任人故也.端與蒙正知有黃老而不知有聖人.得之於彼而失之於此.可勝惜哉.太宗嘗曰人君致理之本.莫先簡易.老子古之聖人也.立言垂訓.朕所景慕.經云.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

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是知覆燾之德含容光大
本無情於仁愛非責望於品類也

臣從彥辨微曰易簡之理天理也而世知之者鮮
矣行其所無事不亦易乎君子篤恭而天下平不
亦簡乎易曰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簡而天下之
理得矣此之謂也老氏芻狗之說取其無情而已
以聖人之神化言之則不見其誠以萬物化生言
之則不見其感世有為孔老之說者豈其因循前
人偶未之思故耶夫鼓萬物不與聖人同憂者天
之道也聖人則不免有憂矣若使百姓與萬物等
而一以芻狗視之則亦何憂之有故老氏之學大
者失之則詆訾堯舜不屑世務其下流為申韓者
有之矣此不可不辨也

太宗嘗謂近臣曰以智治國固不可也然緩急用之無
不克矣又曰五常之於人惟智不可常用若禦戎制
勝臨機應變舉為權略可也固非朝廷為理之道也
老氏之戒正在於此

臣從彥辨微曰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
從兄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夫立人之
道曰仁與義仁體也義用也行而宜之之謂也所

謂智者知此二者而已及其行之也若禹治水然
行其所無事而已矣堯舜之治不出乎此自周道
衰洙泗之教未作而世所謂智者不然機變之巧
雜然四出故鳥亂於上魚亂於下人亂於中此老
氏之所以戒也非公天下者之言也

太宗嘗謂宰相曰朕於浮屠氏之教微語宗旨凡為君
治人却是修行之地行一好事天下獲利所謂利他
者是也若梁武帝之所為真大惑爾書之史策為後
代笑趙普曰陛下以堯舜之道治世以浮屠之教修
心聖智高遠洞悟真理非臣下所及

臣從彥辨微曰佛氏之學端有悟入處其言近理
其道宏博世儒所不能窺太宗之言是已然絕乎
人倫外乎世務非堯舜孔子之道也夫治已治人
其究一也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
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所謂中者果
何物也耶故堯舜之世垂拱無為而天下大治若
趙普者乃析而二之蓋不知言者也

太宗時有隱者陳搏善修養賜號希夷先生帝頗與之
暱和謂宰相宋琪等曰陳搏獨善其身不干勢利真
方外之士且言天下治安故來朝觀此意亦可念也

遣中使送至中書琪等問曰先生得元默修養之道
可以授人乎曰搏道迹山野無用於世鍊養之事皆
所不知亦未嘗習鍊吐納化形之術無可傳授假如
白日升天何益於治聖上龍顏秀異有天人表異
達古今治亂之機真有道之主正是君臣合德以治
天下之時勤行修鍊無以加此琪等表上其言上覽
之甚喜未幾放還山

臣從彥辨微曰唐明皇時有吳筠頗似有道術者
帝嘗問神仙治鍊法對曰此野人事非人主宜留
意其所開陳皆名教世務天子重之搏對宋琪等
語該於治體終不以其術市恩以誤朝廷其吳筠
之徒歟然聖人盡道以其身所行率天下蓋欲天
下皆至於聖人佛仙之學不然是二之也故君子
不貴也

